政治制度與政府首長年齡關聯性之探討*

林瓊珠** 蘇子喬*** 蔡韻竹****

近年來世界各國年輕世代擔任政府首長的新聞時有所聞，彷彿存在著一股政府首長更年輕的趨勢。政府首長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其就任年齡反映了該國政治菁英的甄補與菁英流動特徵，也可能有不同的政治領導風格。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首長若存在顯著年齡差異，顯示不同政治制度下給予有心從政之士的機會與空間將有所不同。本文欲從制度面向切入，探討民主國家不同憲政體制下與不同選舉制度下政府首長年齡的差異，並進一步探究在不同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下，哪一種制度組合較能夠讓年輕的政治菁英出任政府首長。首先，儘管年輕世代擔任政府首長經常受媒體大幅報導，但實際上政府首長年輕化的全球

* 本文主要來自東吳大學 108 學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社群補助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 2020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作者感謝參與社群研討的李鳳玉教授、許友芳教授、俞振華教授和沈有忠教授，以及研討會論文評論人游清鑫教授諸位先進提供的諸多寶貴建議。作者也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悉心給予許多寶貴修改意見。當然，本文文責由作者自負。作者乃按照姓氏筆畫排序。

**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E-mail: cclinf@ccu.edu.tw

***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E-mail: szq2@ulive.pccu.edu.tw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circe@scu.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10 月 12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 年 3 月 16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1/第三十九卷第三期/頁 101-158。

趨勢並不存在。其次，關於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這兩種政治制度與政府首長年齡的關係，就憲政體制而言，本文發現總統制比內閣制更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就選舉制度而言，比例代表制相比其他選制更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就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而言，總統制與相對多數制的組合，相較於內閣制與比例代表制的組合，更能提供年輕世代擔任政府首長的機會。

關鍵詞：政治制度、憲政體制、選舉制度、政府首長、年齡

壹、前言

過去長期以來，在世界上絕大多數民主國家中，一般都會發現擔任政府重要公職者以中老年世代居多。不論是中央級的國家領導人、部會首長、國會議員或地方首長，平均年齡多落在五十歲以上，並且隨著職位內容的複雜化程度提高，中央層級的政府首長就任時的平均年齡通常還會更為年長 (Blonde1 and Thiébault, 1991; Dowding and Dumont, 2014; Emery, Giauque and Rebmann, 2014)。不過近年來，世界各國年輕政府首長上任的事例時有所聞，經常受到媒體關注而大幅報導。例如，2017 年 5 月，年僅 39 歲的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 當選法國總統，成為法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同年 10 月，年僅 31 歲的庫爾茨（Sebastian Kurtz）就任奧地利總理，成為當時全球最年輕的政府首長。幾乎同一時間，紐西蘭也產生了新任女性總理，就任總理的阿爾登 (Jacinda Ardern) 當時年僅 37 歲。2019 年 2 月，薩爾瓦多舉行總統選舉，由 38 歲的布格雷 (Nayib Bukele) 當選。同年 12 月，年僅 34 歲的馬琳 (Sanna Marin) 就任芬蘭總理，成為芬蘭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性總理。2021 年 12 月，35 歲的柏瑞克 (Gabriel Boric) 當選智利總統，成為智利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以上這些年輕政府首長的事例，讓世人產生世界各國政府首長越來越年輕的印象。令人好奇的是，這些事例究竟是因為尚屬罕見而被媒體擴大報導，抑或這些案例顯示政府首長年輕化是一股當前正在發生的實際世界潮流？無論答案為何，這些報導也傳達一個訊息：政府首長年齡的高低與政治的關係是值得被關注的議題。

觀察這些出生於 1970 年代中期以後、甚至 80 年代才出生的年

輕政府首長，由於各國憲政體制的差異，有些是擔任總統職位，有些則是擔任總理（在君主國亦稱首相，以下皆稱總理）職位。擔任總統職位者乃是經由選民直接選舉的方式而當選，擔任總理職位者則是經由政黨政治甄補過程，進行培力和政治歷練後進而擔任該職。就此看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在總統制與內閣制這兩種不同憲政體制中，哪一種憲政體制的框架較能提供青壯年出線擔任政府首長的機會？一般認為，內閣制下的總理通常由具有國會多數黨領袖身分的資深政治人物擔任，而總統制下的總統則可能由無豐富政治歷練但有群眾魅力的人士透過人民直選而當選。這是否意味著總統制相較於內閣制，比較有機會讓政治資歷有限的青年人出任政府首長？簡言之，究竟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較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主要議題。

在探討何種憲政體制較能產生年輕政府首長的同時，亦有必要將選舉制度納入思考。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密切相關，在相同的憲政體制下，採取不同的選舉制度，所展現的制度結果將迥然不同（蘇子喬，2020：46）。就內閣制而言，採行不同的國會選舉制度通常會形成不同的國會政黨體系。比例性較高的國會選舉制度（例如比例代表制與聯立式混合制）通常使小黨較有生存空間而形成多黨制；而在內閣制與多黨制的搭配下，通常會形成聯合內閣的政府型態。比例性較低的國會選舉制度（例如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與並立式混合制）通常會使小黨較無生存空間而形成兩黨制；而在內閣制與兩黨制的搭配下，通常會形成一黨內閣的政府型態。換言之，在內閣制下，由於不同的國會選舉制度會導致國會政黨體系與政府型態的差異，青壯年出線擔任政府首長的制度空間可能也會因此產生差異。就總統制而言，由於總統係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不同總統

選舉制度（例如相對多數制與兩輪決選制）亦有可能影響青壯年當選總統的機會。總之，在探討不同的憲政體制的政府首長年齡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時，有必要將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進行配套思考。

本文探討的議題是屬於憲政體制上游、中游、下游等三種制度流域中的下游研究，[1] 亦即以憲政體制為自變項，政府首長年齡為依變項，探討憲政體制對政府首長年齡的影響。而在憲政體制的研究中，關於「總統制與內閣制孰優孰劣」的辯論，學界自 1990 年代以來爭論不休，至今論戰未止。[2] 如果在特定的憲政體制下年輕政府首長較易出線，可能意味著此種憲政體制較能反映世代交替，較能促進政治菁英的流動。近年來陸續有研究發現，不論是地方首長或是國會議員，不同年齡層的政治菁英所關懷的議題、政策順序和手段策略都有分歧 (Alesina, Cassidy and Troiano, 2019; Stockemer and Sundström, 2018)。例如 Alesina 等人 (2019) 針對義大利地方首長的研究指出，年輕的市長相較於年長的市長，會傾向於在選前有更多的公共建設等長期政策，也會在爭取預算補助上更加積極用心。

1. 憲政體制的上游研究是指關於制度抉擇的研究，探討一個國家如何決定其憲政體制、為何不同國家會採取不同憲政體制；中游研究是指關於制度運作的研究，探討一個國家憲政體制的內涵與運作模式；下游研究是指關於制度影響的研究，探討憲政體制對社會環境各層面的影響。在上游研究中，憲政體制是被各種不同前提要件影響的依變項；在下游研究中，憲政體制則是影響社會環境各層面的自變項。關於憲政體制的上、中、下游研究，參見吳玉山（2012）。
2. 關於學界對於內閣制與總統制優劣的辯論，主要源於 Juan Linz 在 1990 年出刊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創刊號中發表〈總統制的危害〉(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一文。他在該文中嚴厲批評總統制，隨後引發意見相互交鋒的學術論戰。除了點燃論戰的 Linz (1990)之外，Lipset (1990)、Horowitz (1990)、Shugart and Carey (1992)、Lijphart (1993)、Mainwaring (1993)、Stepan and Skach (1993)、Mettenheim and Rockman (1997)、Sartori (1997)、Cheibub and Limongi (2002)、Fukuyama, Dressel and Chang (2005) 等學者都參與了此議題的辯論。

這些研究皆凸顯探討政治領導者年齡議題的重要性。一國的政治運作透過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的設計，框限了政治領導者的產生方式，以及不同政府機關間的互動。本文探討何種政治制度有助於政治菁英的代間流動，研究發現應可對「內閣制與總統制孰優孰劣」此一憲政體制下游研究中的重大辯論，提供進一步的論據與線索。

本文分為五節，除了本節指出本文的研究動機之外，以下第貳節將對有關政治菁英年齡的學術文獻進行檢閱，接下來第參節與第肆節就本文的研究主題（政府首長年輕化的全球趨勢是否存在？何種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較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設計與假設，並進行統計的檢證。第伍節則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並提出關於此議題未來可進一步探討的研究方向。

貳、政治菁英年齡相關文獻檢閱

本研究欲探討政治制度對於政府首長年齡的影響。政府首長職位通常是政治菁英的最終目標，然而不同的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對於政治菁英而言卻有不同的流動機會和速度，其中政府首長的當選年齡即是指標之一。儘管「菁英年齡」在行為研究中是常見的控制變數，但包括菁英研究領域在內的研究中，用年齡作為研究主題建構理論的論文數量非常有限 (Stockemer and Sundström, 2018)。搜尋相關文獻後更發現政治學界未曾處理過影響政府首長年齡的制度因素。本文認為不論是就憲政體制或菁英流動的研究取向來說，年齡因素在學術上都有分析的意義。例如 Joshi (2013: 3) 就認為國會議員年齡層的比例分布可反映出各年齡層的政治平等情況，以及不同的政策興趣、生命歷程和價值觀。同理，不同年紀的政府首長也可

能有不同的價值取捨，將國家帶往不同的發展路徑。

以下本節分別從「政治菁英年齡造成的影響」與「影響政治菁英年齡的因素」兩個層面，檢視將政治菁英「年齡因素」作為自變項和依變項的主要研究發現。本文認為，由於過去的文獻顯示政治菁英年齡會造成許多政治影響，年齡因素既是許多政治現象的自變項，正顯示在研究上值得將其視為依變項，進一步探究造成政治菁英年齡差異的成因。簡言之，既然年齡因素是重要的自變項，也凸顯了年齡因素作為依變項的研究意義。

一、政治菁英年齡造成的影響

現有的研究較多將年齡視為自變項，分辨年齡差異的不同特徵。將年齡作為依變項的研究甚少 (Alesina, Cassidy and Troiano, 2019; Gulzar, 2021; Krcmaric, Nelson and Roberts, 2020；McClean, 2019)，主因是年齡不同於性別、族裔等固定特徵，年紀對政治人物的影響是內隱且充滿變動性，增添了年齡因素在觀察解釋上的困難。把年齡視為自變項的政治和非政治研究多指出，年齡對於政治和非政治行為的影響力常需一併考慮相關個人因素，包含性別、外貌、教育程度、個人生命經歷 (life experience) 與政治社會情境 (Krcmaric, Nelson and Roberts, 2020：134)。年齡是一個易於觀察但不易解釋的變數，因為當中個體差異太大，年齡的增長也會導致其他變項條件的增減變化，因此在研究上還有許多可耕耘的空間 (Krcmaric, Nelson and Roberts, 2020：143)。例如我們最常想到年齡對擇偶婚配有影響，實證研究卻發現除了年齡因素外還有性別差異：男性擇偶對象會隨著年齡增長往低年齡層延伸，女性則不會（張榮富，2006；張榮富、陳玫瑜，2012）。教育和政治上的領導研究多

認為，個人的領導能力會隨著年齡積累，年齡如同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會因個人成熟和後天領導經驗的累積，年齡較大通常會有較好的領導能力 (Barbuto, Fritz, Matkin and Marx, 2007; Dhuey and Lipscomb, 2008)。年齡與外貌長相兩個變項也互為表裡，共同左右我們對他人領導能力和風格的想像。例如年輕的外貌常被認為是改革派，年老面孔則被認為具保守性格和立場。這樣的想像推論還可能進一步影響一般人在推舉領導時的考量：Spisak 等人 (2014) 從領導生物學 (biology of leadership) 角度的實驗研究發現，整體來說「看起來」年長的領導人較受青睞，特別是在國家面臨衝突之際。不過受試者也會依據自己當下的心態給予（外貌或實際年齡）年輕和年長者不同評價分數，當受試者想要追求改變時，會認為年輕人有較好的領導力，但當受試者在意「安定」時，則會認為年長者的領導力較為可信。

在政治領域中的國際關係研究較早開始注意到領導者個人特質（包含年齡）會對其決策治理造成影響。不過要單獨評估年齡的影響效果往往並不容易，因為很難將年齡與個人經歷、政治時機條件、乃至制度結構的影響作完美區隔 (Krcmaric, Nelson and Roberts, 2020)。研究者常會比較不同年齡領導人在重大外交決策上的特質差異，對比年輕與年長政府首長的決策特徵、是否容易捲入國際軍事衝突等。更近期以來的選舉研究領域也開始注意到年齡因素在領導人形象、大眾支持、政治動員的影響，也有研究著手比較年齡因素對於各階層政治人物行為特質的影響 (Alesina, Cassidy and Troiano, 2019; McClean, 2019; 2021; Stockemer and Sundström, 2018)。不過總的來說，學界目前就首長年齡對治理特質的影響，仍未達成一致的見解。

1. 領導人年齡對參與軍事衝突的影響

Horowitz 等人 (2005) 指出有關「領導人年齡」這個研究主題的核心意識，在於用學術研究來與媒體和一般大眾對於年齡的刻板印象進行對話。多數媒體報導和選舉競爭都常認定「年輕&精力充沛」、「年長&經驗老到」等刻板形象，然而學術研究上一直沒有系統性分析和經驗資料可支持或否定這些既定印象。原因是「領導人研究」雖然不少，但年齡只是首長人格的影響因素之一，領導決策過程常受多重因素影響也往往不易取得客觀紀錄，常只能倚賴名人回憶錄做描述與回溯性的個案分析 (Waltzs, 2018: 5)。因此「領導人年齡」雖有分析價值，卻直到 2000 年後才陸續出現系統性的經驗分析，並逐步往解釋與預測性理論的方向發展 (Chiozza and Goemans, 2004; Jones and Olken, 2005; 2009)。

不同年齡的政府首長在重大外交決策也有不同特徵，早前的研究認為年輕的統治者體內因有較高的睪固酮素，會偏好用武力衝突手段解決紛爭。Horowitz 等人未直接反駁這種見解，但進一步從政治的角度找出脈絡。Horowitz 等人 (2005) 分析 1875 年至 2002 年間超過 10 萬筆的跨國衝突紀錄後認為：一個國家發動或捲入軍事衝突的機率同時受到首長年齡和政權類型 (regime type) 等兩項因素影響。整體來說，政府領導人的年齡越大，參加國際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越高；這與一般印象認為年輕領袖因血氣方剛，喜好發動征戰的假定不同。Horowitz 認為，在制度上許多國家多有緩衝制衡的設計，使得領導人單純因「年輕氣盛」把國家帶進武力衝突狀態的機會不如想像中這麼大。從領導者的年齡分歧來看，年輕領導在政治生命上享有時間優勢，較不會急著追求歷史評價做出冒進決策。年長領導人反而常有追求歷史評價的時間壓力，且由於豐富的政治經

驗，年長的領導可能更懂得如何「迴避」制衡機制。從政權屬性來看，民主國家政府首長年齡對於武裝衝突的影響小於獨裁國家，顯示民主制度的緩衝機制確實有效。Horowitz 等人在 2015 年進一步預測當國家領導人的年紀每增加 10 歲，其任內主動或被動介入國際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15% (Horowitz, Stam and Ellis, 2015)。

Horowitz 等人的觀點開啟了一連串不同資料與分析方法，以及既定政治印象與學術研究的論辯。例如 Bak 與 Palmer 想用經驗資料檢證美國「年輕的民主黨總統較易捲入國際武裝衝突」的「拜登假說」(Biden Hypotheses) (Bak and Palmer, 2010)。在民主、共和兩黨輪流執政的美國，從軍事衝突紀錄來看，反而是年紀大、上任初期的共和黨籍總統會更容易捲入軍事衝突中，拜登 (Joe Biden) 在 2007 年民主黨總統黨內初選時為對抗競爭對手歐巴馬 (Barack Obama) 所持論點從歷史紀錄來看並不成立[3]。Bertoli 等人 (2019) 再探領導人年齡與衝突決策的關聯性，該文加入國內選舉競爭的考量：在不同的國際情勢下，選民會投票給不同特質的總統候選人。當多數選民認為國家遭遇外交危機，或想積極用武力解決國際衝突時，常會傾向支持較年長而顯得較有經驗的候選人來解決問題。不過 Bertoli 主張，年輕首長比較可能把國家帶入衝突狀態，這與前述 Horowitz 等人 (Bertoli, 2019: 3) 的見解不同，顯見學界對於首長年齡與決策特性的關聯上，尚未達成一致見解。

2. 候選人年齡與競選攻防

儘管領導人年齡對於治理的影響效果尚不明朗，但在選舉動員中候選人的年齡早已是重要的攻防焦點。連非政治領域的《科學雜

3. 該文並非單純只用年齡解釋這樣的結果，文中解釋年長的總統常是基於過去政府、軍事任職經歷和個人經驗，因此才導致年長者較容易做出武力決策。

誌》(Science) 都曾發表相關文章，認為選民常用候選人外貌推論個人能力，「年輕有為」的外表會讓選民覺得較有能力。對多數選民而言，候選人外在相貌給選民的瞬間印象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力更甚於候選人性格魅力、知名度等典型政治性因素 (Todorov, Mandisodza, Goren and Hall, 2005)。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作解釋，是由於選民和競選團隊都可能會用候選人的外在形象去預示 (priming) 候選人的政策立場，選民經常會自以為或受競選語言暗喻而認為年輕候選人是站在自由開放、支持改革的立場 (Jacobs and Shapiro,1994)。特別是年輕且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更傾向於從這些無關政見的候選人條件來選擇支持對象，因此包含候選人年齡在內的候選人形象已成為競選攻防的焦點 (Abrajano, 2005: 55)。

由於多數選民或多或少都有些關於年齡的刻板印象 (age stereotyping)，太年輕或太老的候選人都可能單純因個人年齡被選民質疑（和候選人的人格、政見和實際的健康條件無關）。所以如何在競選過程說服選民年輕不是問題（或年老不是障礙），即成為選戰熱點。以美國在 2008 年的總統選舉為例，選舉初期許多選民都曾有「歐巴馬太年輕，但麥肯太老」的顧慮，但研究發現到了選戰末期，只剩下「麥肯太老」這個因素繼續干擾選民的決定，特別是接觸網路競選資訊程度越高的選民，對於麥肯年齡太大的擔憂明顯會多於其他選民 (Kenski and Jamieson, 2010)，顯示歐巴馬的競選團隊相當成功地說服選民，年輕的總統也有能力治理好國家。值得一提的是，候選人年齡對選舉勝負的影響只侷限在第一任期，爭取連任的候選人就很少被質疑太老或太年輕 (McCann, 1995: 751-753)。

多數選民不喜歡年紀太大的候選人，但多數民主國家都有高齡者被「過度代表」的現象。McClean 與 Ono (2021) 針對老人當道的

日本政壇，測試日本選民對不同年齡候選人的偏好，發覺多數選民都願意投票支持比自己年輕的候選人，並且除了老年選民之外，其他年齡的選民都不喜歡太年長的候選人，這些年老的政客常被選民認為是最不稱職，不關心多數重要政策的人，選民通常最不想讓他們當選 (Eshima and Smith, 2021: 2)。McClean 與 Ono (2021) 指出：絕不是選民喜歡老成的候選人，而是政黨和政治菁英等「供應端」，沒提名足夠數量的年輕（含中年）候選人供選民挑選，背後可能是連串政治制度影響了政治菁英的流動速度。政治菁英的陣容還會進一步影響人民的政治參與動機：當政治體系內的青年菁英人數越少，年輕選民看到候選人和體制內政治人物與自己幾乎沒有相似之處時，多數青年就更無意願投入制度性政治活動（如投票、參選），進而導致體制內青年菁英所占比例再下降的惡性循環 (Stockemer and Sundström, 2018: 470)，甚至產生對政治和民主體制的不信任 (Henn and Foard, 2012)，政治疏離和冷漠感也會相應提升 (Valgarðsson, 2019)。在基於多數決定的民主制度中，年輕人不參與但年長選民踴躍參與的結果，將導致重要的政策多被老年人（包括年老的政治人物與老年選民）所決定 (Goerres, 2009)。另一方面，相關研究也指出，青年參與程度較高時，政府對青年的需求亦會有相應的政策回應。例如 Bertocchi 等人 (2020) 發現，在美國青年註冊選民的比例越高的選區，財政上也會有較高的教育支出占比。

3. 政治菁英年齡對問政表現的影響

目前有關首長年齡和任內表現的相關研究，多聚焦在首長年齡大小在各種治理和政策上的差異。Chiozza 與 Goemans (2004: 612) 跨國比較發現就職時年齡越大的政府首長，未做完任期的比例略高過年輕首長。不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研究也發現在穩定掌

權滿三年之後，年紀大的首長反而會比年輕首長更能長期且穩定的掌握權力。換言之領導人年齡與政權穩定性之間是一非線性的關係，也意喻年長的領導人在位期間會比年輕領導人更用心布局在權力鞏固事宜上。

早期根據國會議員投票紀錄的研究，發現國會議員的立法問政表現有連續性，多數不會因為議員年齡的增長而改變立場 (Poole, 2007)。晚近一些研究開始探討不同年齡政治人物的問政差異，例如 Curry and Haydon (2018) 針對美國國會議員的分析發現，國會議員的問政重心會受自身年齡和選區內老人人口比例的影響。若自己年齡越大或是來自選區內老年人口越多的國會議員，越傾向將老人議題當成問政焦點。Stockemer 等人也指出不同年齡層的民眾，對於政策會有不同的優先排序。中年人以降低稅負優先，但年輕人較主張應在福利、教育等長期政策上有更多支出 (Stockemer and Sundström, 2018: 2)。在地方首長的層次，Alesina 等人 (2019) 對於義大利地方首長的研究也能看出首長年齡的影響：相較於年長的市長，由於年輕的市長通常更在意自己的政治生命，也有更強的連任競選動機，他們因而傾向於在選前提出更多的公共建設等長期政策，並且在預算分配和審查過程會有更多的參與，也更積極向上級政府爭取預算補助 (Alesina, Cassidy and Troiano, 2019: 690-691, 709)。McClean (2019; 2021) 針對日本各縣市地方首長的年齡與施政支出分析後看出，年輕的地方首長會投入較多關於家庭和兒童教養支出的預算，年長的地方首長則偏好將資源投在可短期見效（例如發放津貼）且對年長選民有利的政策上。

二、影響政治菁英年齡的因素

本文欲從制度的觀點解釋政治菁英擔任政府首長的初任年齡，綜合上述文獻，若能找出制度因素如何影響菁英流動和政府首長的就任年齡，往後就更能預測各種體制的領導特徵及統治風格。本文認為政府首長是絕大多數政治菁英的最高目標，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制度會影響菁英的晉升速度和流暢度，包括政治菁英進入政治 (political entry) 的動機、進入政壇的時間早晚 (timing) 以及政治發展機會。最終導致在不同制度下，政治菁英抵達最高目標所需時間、投入的成本、預期收益、政治機會大小都有不同 (Gulzar, 2021)。究竟哪些因素是影響政治菁英年齡的自變項？Norris 等人(Norris, 1997: 2; Norris and Franklin, 1997: 192-195) 認為法規 (legal system)、選舉制度 (electoral system) 和政黨體系 (party system) 三種因素會共同影響立法菁英的選任甄補，無獨有偶 Joshi (2013:11) 也同意相似的見解，認為相關政治制度會互相影響，左右檯面上政治菁英的組成特徵。然而真正的影響因素應可更往前溯源，從微觀到鉅觀因素可能包括：微觀層次的個人的家庭與職業經歷背景，中層層次的政黨屬性和黨員徵募與提名方式、政黨體系、參選年齡的規範、部會首長的久任與回任慣例，鉅觀層次的政府體制和選舉制度、政經條件、政治變遷，都會影響政治菁英的政治機會和生涯路徑 (Blonde1 and Thiébault, 1991; Hooghe and Stolle, 2005)。

1. 家庭背景、職位經歷、人口規模對政治菁英年齡的影響

政治菁英的家庭背景、從政前的職業經歷和成長經驗等個人因素常成為菁英研究的主要變數。Van Liefferinge 等人指出家庭可提供內在和外在雙重參政誘因：政治家庭 (political family) 背景者常更早參加選舉，成為年輕的政治人物甚至政府首長。政治家庭不僅

提供政治資本與人際網絡等外在的參政助益，也在潛移默化中啟迪子女對於政治事務的內在興趣和參政動機，讓子女發自內心自願從政，有「裡應外合」的加乘效果。研究也發現若家長有較高政治興趣（不論是否為政治人物），子女也可能在較年輕時就決定投身政治活動、參與選舉（不論是否當選）。不同的實證研究皆指出，許多美國國會議員、各州議員、法官以及比利時的地方首長等政治菁英，他們之所以「走入政治」多與家庭背景有關，佐證家庭對子女「進入政治」的影響力 (Van Liefferinge et al., 2012; Wauter and Van Liefferinge, 2017)。

職業經歷與國家的人口規模是另一個影響因素。Steyvers 與 Reynaert (2006) 對於西歐地方首長的職業背景研究發現，會投身參選地方首長的人士常是律師或公務員等曾與政府部門有密切接觸經驗的職業人士。政治職位與政治經歷也非常有可能影響政治人物登頂成為政府首長的年齡，個人條件和各國機會結構在這方面有非常大的差異性。因為多數政治人物會選擇從家鄉起步，來自小城或偏僻選區者往往可較快速擠身進政治晉升行列，無須苦等政治機會之窗。在某些幅員或人口特別少的國家，從政者甚至可以跳過地方歷練，直接挑戰中央職位 (如國會議員)，例如挪威、瑞典、丹麥，大幅縮減政治甄補的晉升時間。但在人才濟濟、凡事需要論資排輩、循序漸進等待職位空缺的大國則較難有這種機會 (Berrefjord, 2005; Blondel and Thiébault, 1991: 33; Steyvers and Medir, 2018)，因此按照不同的環境條件，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的菁英流動特徵。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幾乎所有政治菁英都會選擇從家鄉起步，在家鄉參選第一個政治公職，不過經驗研究顯示，較年輕的政治菁英往往很快會轉戰到其他選區或公職，年紀較大者較常選擇固守家鄉的職位

(Blondel and Thiébault, 1991)。

2. 政黨對政治菁英年齡的影響

政黨是左右菁英政治甄補和升遷仕途的關鍵，對於剛入政壇的政治菁英更是如此。跨國分析發現，政黨較常為年輕的地方首長鋪陳一條清晰的晉升路徑，與年輕的首長保持較密切的互動，協助安排下一個政治職位。年輕的首長因此也常較相同職位的年長者有更高的政黨忠誠度 (Kjær, 2006)。不過不同政黨對年輕黨員的經營仍各不相同，包括政黨屬性、政黨組織，乃至於提名方式都會影響年輕世代的參政路徑和升遷速度。從政黨的立場性質來看，左派、社會主義政黨、國族主義政黨 (nationalist parties) 與區域性政黨（regionalist parties），相較於右派、自由派和宗教性政黨，更可能給予年紀輕、資歷淺的黨員嶄露頭角的機會。

再由政黨規模和地位觀之，小黨和在野黨（特別是剛下台的在野黨）也多會給予年輕黨員出頭機會，這些機會包括提名參選公職、擔任政黨重要幹部，甚至出任政黨領袖 (Dowding and Dumont, 2014)。跨國比較也顯示若干國家與地域性差異，例如中、東歐國家的地方首長年齡，平均比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同級政治人物年輕約五至十歲之多，這乃是因中、東歐國家的政黨習慣在地方首長的提名上給予青年黨員更多機會所致。其次，政黨若有青年組織來經營青年黨員，也會培養較多年輕且優秀、將政治工作視為終生職志的政治人物 (Hooghe and Stolle, 2005; Ilonszki and Schwarcz, 2014)。此外政黨在提名和選任政黨領袖規則的開放程度：若地方首長的政黨選舉提名作業由政黨幹部主導，通常較能讓知名度和資源弱勢的年輕菁英有機會得到政黨提名，甚至出任政黨領袖 (Pilet and Cross, 2014)。

3. 政經條件與民主轉型對政治菁英年齡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以及「民主化程度」會先長期影響該國的青年參政風氣 (Joshi, 2013)。人類發展指數的高低，與人們的教育程度高低息息相關，一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越高，意味著年輕人受教育的平均年限越長、出社會的時間越晚，成為政治人物的年紀越大，因此這些國家可能多由資深、年長的人出任國會議員。此外 Joshi 按照亞洲各國的民主化程度分成民主、半民主與非民主三類後分析各類國會議員年齡占比後發現亞洲半民主狀態國家的青年國會議員比例最高，民主國家次之，非自由民主國家 (not free) 的比例最低。可能的原因是未達完全政治競爭程度的半民主國家，可能提名較多的年輕代表作為象徵政治開放平等的樣板，或有法定的青年代表配額所致。

個別國家的政治歷史脈絡也會影響首長年齡，例如幾個前共產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特別要與舊政治（制度和人物）做全面切割，這些國家多在結束共產黨統治的第一次國會大選中，甄補大量年輕菁英當選國會議員、出任部長甚至政府首長，例如匈牙利 (Ilonszki and Schwarcz, 2014)。然而當執政黨穩定執政後，這股利於年輕菁英升遷機會之窗就會關閉，需等待下一次的政黨輪替機會之窗再被開啟。

4. 政治制度對政治人物年齡的影響

學界對於青年代表性的研究目前多聚焦在國會議員層級，綜合性的看法是選舉制度，法定參選年齡以及青年代表的配額保障等制度配套會左右青年議員在國會中的席次比例。選舉制度決定議員的產生方式，也左右政黨的提名策略。一般多認為比例代表制或參雜有比例代表的混合選制，是較有利於年輕人進入國會的選舉制度。

主要立論有二，一是比例代表制不限制政黨只能夠提名一位最強、最安全、最有經驗、通常也會是現任者的候選人參與選舉，政黨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提名多元特徵的候選人，包括女性、少數族裔和青年代表。在控制不同的變數後，仍然可支持比例代表制是對年輕參政者最有利的制度，在實務上丹麥、比利時、愛沙尼亞等比例代表制下，國會議員中平均約有 30%至 40%左右的青年議員，但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美國聯邦參議院，在 2006 年僅有一名參議員勉強符合青年的定義。綜觀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國會，確實可以發現國會選舉制度採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國會中年輕議員的比例明顯高於採行其他國會選舉制度的國家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8: 23)。第二是研究發現比例代表制能提供較多元的候選名單，由於政黨常能在提名名單中納入更多年輕候選人，也能有鼓吹青年選民出席投票的效果。再加上比例代表制常促生多黨體系，許多的新興政黨或小黨會在政黨組織和提名過程上給予年輕成員特殊優待 (例如青年民調加權)。在匈牙利的政黨政治經驗中，甚至曾因此迫使大黨也必須仿效提供各種青年從政優惠，以利選票競爭 (Joshi, 2013)。

Blondel 等人發現內閣制國家是否有「首長回鍋」的政治慣例，將影響該國政治菁英的流動速度，像是在瑞典、冰島、丹麥等國部會首長離職後就很少再回鍋爭取政府要職，連帶也給該國年輕菁英更快更多的晉升管道和職位 (Blondel and Thiébault, 1991)。愛沙尼亞則是利用連任次數的法律限制，增加政治職位的流動速度，並增加政治甄補的開放性和青年參政的機會。

繼女性和少數族裔的法定保障名額後，有些國家為了鼓勵青年參政、保障青年代表比例，開始思考國會中「青年保障名額」(age quota) 的可能性，借用女性保障名額的理論基礎和設計套用在青年

代表中。不過礙於很難對「青年」[4] 訂下客觀合理的定義，保障席次的比例更是爭議難解，因此並未被廣泛採用 (Belschner, 2021; Stockemer and Sundström, 2018)。相較之下，各國法定參選年齡對於青年參選公職的動機影響較大：當各種政治職位的參選年齡離公民權門檻（多數國家在 18-20 歲）越遠時，可能會直接和間接地阻礙年輕人進入議會：直接是因為這些規則阻擋最年輕的候選人參選，間接是因為它向潛在候選人發出了「政治不是年輕人之事」的政治信號 (Stockemer and Sundström, 2018:9)。Stockermer and Sundström (2018: 20-21) 的跨國經驗研究肯定制度因素的影響力：選舉採取比例代表制及候選人法定年齡越低的國家，國會中青年代表的比例越高，至於某些國家採取的青年代表配額制度，則沒有顯著的影響力。

除了上述制度因素，本文認為，憲政體制的差異也可能影響政府首長的年齡。Sartori (1994: 114) 指出，總統制的總統由人民直選的制度設計下，即便候選人政治資歷不豐富，但若具有群眾魅力而受基層民眾支持，政治局外人 (political outsider) 仍有可能經由選舉而直取總統大位 (Siavelis and Morgenstern, 2012)；相反地，內閣制下的總理通常由國會多數黨（或多數陣營）領袖出任，而能擔任國會多數黨領袖的人物，通常已有較豐富的政治資歷。而年輕人相較於年長者相通常較無政治歷練，據此應可推論，相較於內閣制，總統制較能提供機會讓政治資歷有限的年輕世代出任政府首

4. Joshi (2013) 指出青年的涵義因文化而異，例如與尼日相比，日本的「青年」範圍可能有所不同。青年的定義可擴及 30、35、40 甚至 45 歲以下的人。例如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IPU）將 45 歲以下視為「年輕人」。Norris 和 Franklin (1997) 將「年輕一代」限定為 35 歲以下的人。

長。關於此推論是否可以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本文將在以下兩節進一步分析。

總之，從以上研究文獻的回顧中，可看到過去學界已經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年輕世代擔任政府公職的政治機會，家庭背景、職位經歷、人口規模、政黨特性、政經條件、選舉制度與法定參選年齡等，都可能是影響政治菁英年齡的因素。然而，目前尚無研究從憲政體制的角度切入，檢視不同憲政體制下政府首長的初任年齡是否因制度空間而有所差別。本文認為，在不同憲政體制、不同選舉制度，以及在不同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下，年輕世代擔任政府首長的機會應該會有一定的差異，本文以下將詳細探討此一問題。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文欲分析不同憲政體制和政府首長年齡的關係，一方面囿於資料可取得性，故將研究時間聚焦於 1990 年至 2019 年這段期間；另一方面 1990 年代之後正逢第三波民主化的高峰，可以納入比較多的民主國家個案。根據研究問題和方向，本文從數個資料庫或網站（請參見附錄一），針對憲政體制、選舉制度、政府首長就任年度、出生年、法定參選年齡、所屬黨派、民主程度、國家人口數、人類發展指數等資料進行蒐集。

首先，在憲政體制方面，本研究僅納入採行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國家，並未納入半總統制國家。政府首長是指各國行政權的最高領導者，在總統制國家是指由人民直選產生的總統，在內閣制國家則多是指由國會多數陣營領袖出任（或由國會多數陣營選出）的總理（在君主國或稱首相）。須說明的是，在南非、波札那、馬紹爾群

島等極少數內閣制國家，國會多數陣營選出的政府首長亦同時兼任國家元首，職稱為總統而非總理。因此在這些特殊內閣制國家的政府首長是國會多數陣營選出的總統。在民主程度方面，本研究納入民主程度在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測量上是自由（即民主）的國家。在資料分析時，直接採用自由之家的民主程度數值（介於 1 至 2.5 之間），數字愈大表示該國民主程度越低。[5] 綜言之，本文的研究對象為 1990 年至 2019 年間採行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所有民主國家，總共有 70 國（參見附錄二）。

在選舉制度方面，本文區分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絕對多數制（即兩輪決選制）、比例代表制和其他選舉制度（參見附錄三）。在分析策略上，本文認為不同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的搭配，可能會和政府首長的出線機會有關，因此本文也建構一個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組合的變項。在內閣制下，政府首長的選舉制度是指該國之國會選舉制度；在總統制下，政府首長的選舉制度則是指總統選舉制度。據此，此一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組合的變項包括「內閣制並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內閣制並採其他選制」、「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總統制並採絕對多數制」等五種類型。

關於政府首長就任年齡，本文只會擇取第一次擔任政府首長的案例為分析個案，若本文分析期間（即 1990-2019 年）某政府首長

5. 自由之家是以「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與「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 兩個面向，對世界各國的民主狀況進行評比。自由之家就這兩個面向，依各國民主狀況，均給予 1 至 7 的分數（1 為最佳，7 為最劣），並以兩個面向的平均值作為該國的整體民主狀況評等。各國的平均值若為 1.0-2.5 為自由國家，這些國家即一般認定的民主國家；若為 3.0-5.0 為部分自由國家，即一般認定的半民主國家；若為 5.5-7.0 則為非自由國家，即一般認定的非民主國家。

擔任二次（屆）以上，第二次（屆）以上的案例就不納入分析。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 Markel) 分別於 2005 年、2009 年、2013 年和 2018 年就任為總理，[6] 在本文中僅會採用 2005 年為個案，其餘三次不納入分析。例如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年與 2013 年就任總統，在本文中會以 2009 年為分析個案。本文分析個案總計有 364 位總統制與內閣制民主國家的政府首長。

此外，本文根據每個個案的經歷進行編碼（詳細編碼請參考附錄三），依據職位的重要性，至多編碼三項經歷，並區分為與政治相關的經歷（例如擔任黨主席、部會首長、黨職、議員、地方首長或民意代表等）、與政治無關的經歷（例如 CEO、教授、律師、記者等專業人士）和軍人。本文據此進一步針對每位政府首長建立一個與政治相關的經歷指標，該指標介於 0 至 3 之間，數字愈大，表示該位政府首長過去主要經歷中的政治性經歷愈多。

在所屬政黨屬性方面，由於每個國家的政治發展與政黨體系極為不同，受限於時間和相關資訊的不足，並未能夠針對每位政府首長所屬政黨進行大黨或小黨的歸類，僅能依據每個政黨的主張或意識型態，初步歸類為左派、右派和中間派，由於中間派的政府首長個案很少，在模型分析時本文並未納入分析。

在分析方面，如前面文獻評述，個人的政治經歷、所屬政黨屬

6. 在德國的內閣制下，若未發生提前解散國會（指國會兩院中的下議院「聯邦議會」）的例外情況，在四年一度的國會大選後，經由各政黨組閣協商後組成聯合內閣，並由參與組閣的政黨決定總理人選。在正式程序上該總理人選由總統正式提名，經國會同意後正式就任。領導基督教民主黨的梅克爾於 2005 年 9 月、2009 年 9 月、2013 年 9 月國會大選後經由上述程序出任並三度連任總理，但在 2017 年 9 月國會大選後，國會各政黨間的組閣協商不順，歷經半年始達成組閣協商的程序，致使梅克爾於 2018 年 3 月才依上述程序正式就任總理。

性、人類發展指數、民主程度、選舉制度、憲政體制和法定參選年齡，都可能與政府首長的年齡有關。總統制的政府首長（總統）可能較不需要豐厚的政治資歷，內閣制的政府首長（總理）則通常需要擔任數屆國會議員或具有擔任部會官員等政治經歷，才可能有機會擔任政黨領袖，進而攀上職涯高峰出任政府首長。

根據文獻，一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和政治人物年齡可能呈正向關係；法定參選年齡愈高，可能間接阻礙年輕人參選機會；民主程度也可能和政治菁英的年齡呈現正向關係。本文主要研究關懷是檢證政治制度和政府首長年齡的關聯性，在模型分析中控制前述可能的影響因素後，本文認為憲政體制的差異可能影響政府首長的年齡。在總統制下，即使候選人的政治資歷不豐富，但若具備群眾魅力，仍有可能經由選舉當選總統，相反的，內閣制下的總理，通常需要具備國會議員身分，需在國會有一定的歷練。是以，本文預期總統制相較於內閣制，較能提供政治資歷有限的年輕世代出任政府首長。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 控制其他條件下，就憲政體制而言，總統制下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會低於內閣制下的政府首長年齡。

再者，本文考量不同選舉制度的特色，比例代表制下，政黨可提名不只一位候選人，也有比較大的空間提名不同背景身分的候選人。採取比例代表制的國家中的青年國會議員比例明顯高於採取其他選舉制度的國家(Stockermer and Sundström, 2018；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8: 23)，以及比例代表制下常見是多黨體系，許多新興政黨或小黨在提名過程給年輕黨員特殊優待，甚而迫使大黨也要採取相似策略，顯示在此制度下，年輕人被提名成為候選人的機會較其他選舉制度應該會更大，因而也提高他們擔任政

府首長的空間和機會。是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2】 控制其他條件下，就選舉制度而言，比例代表制下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會低於其他選舉制度下的政府首長年齡。

若同時考量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下的機會結構，何種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最有利於年輕世代成功挑戰政府首長的大位？本文認為，憲政體制的因素將更甚於選舉制度的影響；且在總統制下，採行相對多數制的一次性總統選舉，會比絕對多數制（兩輪決選制）下須經兩次選舉才決定勝負的總統選舉，更有利於年輕世代直接搏得總統大位。因此本文認為，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下初次擔任政府首長的平均年齡，會比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下初次擔任政府首長的年齡更低。據此本文形成以下假設，下一節本文針對這些假設進行檢證與探討。

【假設 3】 控制其他條件下，就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而言，相較於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的組合，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較低。

肆、 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府首長年齡關聯性之探討

在本文納入分析的 70 個國家共 364 位政府首長中，多數政府首長是來自內閣制國家(75.3%)，超過半數(57.1%)的政府首長是以多數決的選舉制度產生，其次是比例代表制(28.0%)。這些國家對於參選年齡的規定，內閣制下針對國會議員是介於 18 歲至 40 歲之間，總統制下針對總統是介於 30 歲至 55 歲之間，這些政府首長初次擔任該職位的年齡介於 28 至 77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54.7 歲。這些政府

首長有超過 44.2%是屬於左派政黨，將近四成是屬於右派政黨，也有 15.4%是無黨籍人士（相關次數分配表可參見附錄四）。

至於這些政府首長的政治經歷，如表一所示，在本文所選取的 364 位涵蓋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民主國家案例中，相較於內閣制下的總理，總統制下確實有比較高比例的總統，他/她們在擔任總統前，並沒有政治相關歷練（表中的 17.8% vs. 7.3%），若有政治相關經歷的話，也多數集中在表一所示政治經歷數目（0-3）中的 1。

表一　不同憲政體制下政府首長的政治性相關經歷

政治相關經歷之數目 / 憲政體制	0	1	2	3	總計
總統制	17.8%	41.1%	31.1%	10.0%	90
內閣制	7.3%	39.1%	37.2%	16.4%	274
總計	9.9%	39.6%	35.7%	14.8%	364
	χ^2=10.187, df=3, P<0.05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Siavelis 與 Morgenstern (2012) 針對拉丁美洲國家總統候選人的研究，發現被提名人大致來自四類：在政黨內有豐富歷練的黨員、與政黨連結不深的黨內黑馬、利益團體領袖、或獨立候選人，顯見在總統制下，候選人的出線比內閣制下更多元，具有豐厚政治歷練的政治人物，或是憑藉個人魅力取得參選資格的候選人，都有當選總統的機會。由此看來，表一為總統制下的總統較無豐富政治歷練的說法提供了經驗上的佐證。Valbruzzi（2021: 39）針對 1945 年至 2020 年採用內閣制的義大利政黨的黨主席進行分析，考量政治歷

練的可能影響，發現研究個案（共 95 位黨主席）中有超過一半的黨主席在擔任黨主席前，若不是擔任多年地方首長、就是擔任過國會議員或黨秘書長或政黨內部高層等職位，持續在政壇有不同專職工作的歷練，Valbruzzi 將之稱為專職政治人物（pure or professional politician），這些黨主席中也有部份人士後來成為義大利總理，是內閣制下的政治領袖會有豐富政治歷練的例子。

由於政治歷練的豐富程度明顯會與年齡密切相關：越年輕者，通常較無政治歷練；依此似可推論，相較於內閣制，總統制較能提供機會讓政治資歷有限的青壯年出任政府首長。關於此推論是否可以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本文將在稍後篇幅進行檢證。以下先就本文分析之初任政府首長的年齡，是否在不同時間與制度上存在差異進行檢視。

如同本文一開始提及，近年陸續有許多民主國家產生年輕政府首長，那麼民主國家政府首長是否有逐漸年輕的趨勢？本文將分析個案以十年為年代區間進行比較，根據表二結果可發現，民主國家政府首長初次就職的平均年齡，在 1990-1999 年這個年代區間最小，在 2010-2019 年這個年代區間最大。然而，整體而言，民主國家的政府首長初次就職的平均年齡在不同年代區間之間並無顯著差異。若進一步區隔不同憲政體制類型，如表三所示，根據統計檢定結果，政府首長初次就職的平均年齡，在三個年代區間無顯著差異，但仍可發現總統制和內閣制下的趨勢不同。在總統制下，總統初次就職的平均年齡呈現增長的趨勢；相反地，在內閣制下，初次擔任總理的平均年齡呈現逐漸年輕的趨勢。表二和表三結果顯示，世界各國政府首長普遍年輕化有可能是媒體選擇性報導所形成的大眾印象，並非真實情況。在本文擇取的研究期間內（1990-2019 年），民主國

家政府首長的平均年齡整體而言並無呈現愈來愈低的趨勢。

表二　不同年代區間政府首長就職時的平均年齡[7]

年度區間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1990-1999	167	54.26	9.81	F 值=0.286 *P*>0.05
2000-2009	101	54.85	9.37	
2010-2019	95	55.16	9.99	
總計	363	54.66	9.72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表三　不同憲政體制下年度區間政府首長就職時平均年齡

	年度區間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總統制	1990-1999	37	54.84	10.52	F 值=2.288 *P*>0.05
	2000-2009	30	56.70	9.11	
	2010-2019	23	60.48	10.04	
	總計	90	56.90	10.09	
內閣制	1990-1999	130	54.09	9.63	F 值=0.115 *P*>0.05
	2000-2009	71	54.07	9.43	
	2010-2019	72	53.46	9.43	
	總計	273	53.92	9.50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7. 本文檢索查詢不到吐瓦魯 2010 年政府首長 Sir Iakoba Taeia Italeli 的出生年，在分析時將其視為遺漏值處理，故總案例數為 363。

在不同憲政體制下，政府首長的年齡是否有顯著差異？根據表四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來看，總統制下的政府首長就職時的平均年齡為 56.9 歲，顯著高於內閣制的 53.9 歲，兩者之間有 3 歲的差異。本文預期總統制較能提供年輕候選人成功挑戰總統大位的機會，但從雙變項分析結果（表四）看來，總統制下的政府首長就職年齡顯著比內閣制來得高，初步的分析結果並不符合本文的預期。

至於在不同選舉制度下，政府首長的年齡是否有顯著差異？本文認為比例代表制因其比例性特色，是對年輕參政者較有利的制度。表五結果顯示，初次擔任政府首長的平均年齡，在不同選舉制度下存在顯著差異，比例代表制下初次擔任政府首長的平均年齡是 51.85 歲，確實低於其他選舉制度。初步的分析結果符合本文的預期。

表四　不同憲政體制下政府首長平均年齡差異檢定

憲政體制類型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總統制	90	56.90	10.09	$P < 0.05$
內閣制	273	53.92	9.50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表五　不同選舉體制下政府首長平均年齡差異檢定

選舉體制類型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多數決制度	207	55.59	9.19	$P < 0.01$
比例代表制	102	51.85	10.70	
混合制	54	56.37	8.77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那麼不同憲政體制搭配不同選舉制度的組合架構下，政府首長的年齡是否存在差異？表六呈現檢定結果，顯示進一步考量選舉制度後，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下的政府首長初次就職平均年齡，顯著低於其他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的組合。再根據 Scheffe 法和 Tukey 法進行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兩兩相比的主要差異是：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下的政府首長初次就職平均年齡，顯著低於總統制並採絕對多數制的組合。至於其他組合間的兩兩比較，皆未有顯著差異。

簡而言之，表六結果初步顯示，在不同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下，給予年輕世代出線擔任政府首長的制度空間存在差異。在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的制度組合下，政治菁英在比較年輕時就有機會擔任政府首長。

表六　不同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組合下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差異檢定

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組合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內閣制並採相對多數制	73	55.52	8.79	
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	**98**	**52.02**	**10.83**	
內閣制並採其他選制	102	54.60	8.32	F 值 =3.612
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	31	55.19	9.62	*P*<0.01
總統制並採絕對多數制	59	57.80	10.30	
總計	363	54.66	9.72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根據前述文獻討論，學者指出政府體制和選舉制度會影響政治菁英的政治機會和生涯路徑 (Blondel and Thiébault, 1991；Hooghe and Stolle, 2005)。再者各國的法定參選年齡、民主程度、人口多寡、參選時所屬黨派、人類發展指數，也都可能和政府首長的當選年齡相關，為檢證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這兩項制度因素與政府首長初任年齡之間的關係，以下本文進行複迴歸分析，控制前述可能影響的因素，檢證政治制度的效果。

首先，表七結果顯示，在控制前述可能影響因素下，內閣制國家相對於總統制國家，政府首長就任時的年齡顯著較高；而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相對於採用其他選舉制度的國家，政府首長就任時的年齡顯著較為年輕。先就憲政體制來看，在總統制下初次就任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會比在內閣制下少 6.8 歲。根據表七結果，本文的假設 1 獲得證實，總統制下的政府首長初次就職時的平均年齡低於內閣制下的政府首長。表七結果顯示，同樣年齡的政治人物，若在總統制國家參選，他/她能夠獲得擔任政府首長的可能性是比在內閣制下較高的。如同前述 Siavelis 與 Morgenstern (2012) 針對總統制下總統候選人的分類，總統候選人可能是有豐富的體制內政黨經歷，甚至位居要職。他們常經由初選或是非初選的黨內程序「共識」被提名為候選人，並在競選時得到政黨資源的支持；也有總統參選人，本身就具備特定的社會支持或個人聲望魅力，可能與政黨合作而被提名，也可能獨立參選，不需要政黨提名或豐厚政治資歷作為成為候選人的門檻，擔任總統所須歷經的制度關卡較少。但在內閣制下，成為政府首長不僅需要能有參選國會議員的入場卷，且需要當選，同時也需要經過黨內程序才有機會擔任黨主席，並且須所屬政黨在國會選舉取得多數席次後，才有機會擔任總理。換句話說，

在內閣制下，從黨員到國會議員晉升至黨主席一職，再到自己所屬政黨取得多數席次組閣而擔任政府首長，存在著較多的制度關卡，政治晉升的機會與空間相較於總統制小了許多。

再就選舉制度來看，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初次就任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會比在其他選舉制度下少約 3.5 歲。這顯示在比例代表制下，可能由於制度的設計通常能比其他選舉制度容納不同代表性的候選人，提供年輕世代較多的參政機會，因而可能產生較年輕的政府首長，本文的假設 2 獲得證實。

各國法定參選年齡規定也影響青年政治參與的機會，在本文分析的個案國家，對於具備參選資格的年齡規定，最小為 18 歲，最高是 55 歲。當然，這必定會隨憲政體制而有所不同，在經由國會大選進而由國會多數產生政府首長的內閣制國家中，對於國會議員的參選年齡規定，一般會比總統制國家參選總統的年齡規定小。根據納入本文分析的個案，在內閣制下，參選國會議員的平均法定參選年齡為 21.73 歲；在總統制下，參選總統的平均法定參選年齡為 35.78 歲。前述文獻發現，若政治職位的參選年齡距法定投票年齡愈遠，可能阻礙年輕人進入政壇，而表七的法定參選年齡係數為正數，也證實法定參選年齡與政府首長就任年齡存在顯著正向關係。法定參選年齡愈高，政府首長初任平均年齡愈高。

表七　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府首長就職年齡模型分析(1)

	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
常數	25.30***	7.05	
各國的法定參選年齡	0.60***	0.13	0.47
內閣制 (總統制=0)	6.86**	2.05	0.32
比例代表制（其餘選制=0）	-3.60**	1.33	-0.17
人類發展指數	7.45	6.11	0.11
民主化分數	2.03	1.24	0.12
人口取自然對數	0.25	0.27	0.06
左派政黨（右派=0）	0.65	1.15	0.03
獨立候選人（右派=0）	2.66	2.27	0.08
2000-2009（1990-1999=0）	-0.57	1.33	-0.03
2010-2019（1990-1999=0）	0.33	1.38	0.02
N		301	
Adj.R^2		0.13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根據表七，其餘可能影響的變項雖在統計檢定上不顯著，但部分變項與政府首長年齡之間的關聯方向，也和既有文獻發現相呼應。例如:人類發展指數的數值愈大，意味該國人民受教育年限愈多，進入社會的時間愈晚，成為政治人物時的年齡較高，表七中的人類發展指數的係數為 7.45，和政府首長年齡存在正向關係，但未達統計檢定顯著水準。此外，文獻發現左派政黨較可能給年輕或資歷淺的黨員機會，不過表七顯示，控制其他因素在相同條件下，左派政黨相較於右派政黨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並無顯著差異。

再進一步觀察，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的搭配組合所建立出的遊戲規則，哪一種組合較可能產生較為年輕的政府首長？既然總統制下的政府首長會比內閣制下更年輕，比較表七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可以發現憲政體制的作用比選舉制度大，那麼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的制度組合是否比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的制度組合，對年輕人更友善呢？本文於表八納入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建構不同制度組合的類型，並以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的組合為參照組，控制可能的影響因素後，試圖檢證前述主張。

根據表八結果，可發現制度因素仍是最重要的變項。控制可能影響因素在相同條件下，各國法定參選年齡和初次擔任政府首長年齡存在正向關係，當法定參選年齡每提高一歲，政府首長年齡平均增加 0.62 歲。其次，不同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類型所提供的機會結構存在差異。控制其他因素在相同條件下，相較於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的組合，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下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少約 7 歲，為本文假設 3 提供支持證據。

此外，同樣在內閣制下，採相對多數制下的政府首長平均年齡顯著高於採比例代表制，平均年齡約高 3.38 歲，此也意味著在相同憲政體制的條件下，比例代表制會比相對多數制較有利於年輕人進入國會並成為政府首長。綜合表八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會比內閣制下的政府首長都要來得年輕。更甚者，在內閣制下，採用不同選舉制度也影響青年參政的機會，比例代表制會比相對多數制更有利於年輕人進入國會，進而獲得擔任政府首長的機會。

表八　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府首長就職年齡模型分析(2)

	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標準誤
常數	28.23***	6.47
法定參選年齡	0.62***	0.13
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組合（內閣制並採比例代表制=0）		
內閣制並採相對多數制	3.38*	1.66
內閣制並採其他選制	1.52	1.50
總統制並採相對多數制	-6.96*	2.84
總統制並採絕對多數制	-2.95	2.21
人類發展指數	6.99	6.12
民主化分數	2.24	1.26
人口取自然對數	0.31	0.27
左派政黨（右派=0）	0.53	1.16
獨立候選人（右派=0）	2.63	2.30
2000-2009（1990-1999=0）	-0.54	1.33
2010-2019（1990-1999=0）	0.39	1.38
N	301	
Adj.R^2	0.13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

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探討的焦點放在憲政體制、選舉制度、以及這兩者的制度

組合對於政府首長年齡的影響。本文以 1990 年至 2019 年這三十年間採行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全球民主國家為研究對象，經由統計檢證得到了以下的研究發現：首先，儘管世界各國年輕世代擔任政府首長的新聞報導時有所聞，但實際上政府首長年輕化的全球趨勢並不存在。其次，單純就憲政體制而言，總統制相較於內閣制更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第三，單純就選舉制度而言，比例代表制相較於其他選舉制度更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第四、憲政體制對於政府首長年齡的影響力，甚於選舉制度的影響力。第五，就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而言，相較於內閣制與相對多數制的組合，內閣制與比例代表制的組合更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而相較於內閣制與比例代表制的組合，總統制與相對多數制的組合更能產生年輕的政府首長。換言之，在各種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組合中，本文發現其中有三種制度組合與政府首長年齡的關係可做明確的排序：總統制與相對多數制組合下的政府首長最年輕，內閣制與比例代表制組合下的政府首長次之，內閣制與相對多數制組合下的政府首長最年長。

在以上三種制度組合中，為何總統制與相對多數制組合下的政府首長最年輕？前已提及，原因應是總統制下的政府首長（總統）係由人民直選產生，不像內閣制須經具備一定的政治歷練並擔任政黨領袖始能擔任政府首長（總理）。詳言之，在總統制下能擔任政府首長者，關鍵要件是其具有群眾魅力，能夠在總統選舉中獲得選民青睞而獲得選民的選票支持；相較之下，在內閣制下能擔任政府首長者，關鍵要件是其具有國會中主要政黨（通常是國會最大黨）領袖的身分，而要擔任國會中主要政黨的領袖，通常須經歷較長時間培養政治歷練才可能獲得。對政治歷練有限的年輕世代而言，具

有群眾魅力此一要件的可能性，應遠高於具有國會中主要政黨領袖身分此一要件的可能性。因此，政治歷練不豐富但有群眾魅力的年輕世代仍有機會進入規模龐大的總統選戰。而在相對多數制的總統選舉制度下，僅須候選人得票最高即可當選，當選門檻低於須獲得過半數選票的兩輪決選制，這樣的機會結構使得年輕世代較有空間透過一次性的選舉搏得總統大位。

為何內閣制與比例代表制組合下的政府首長會比內閣制與相對多數制組合下的政府首長年輕？如前文所述，在比例代表制的國會選舉制度下，國會議員結構較具多元性，因此比例代表制相較於相對多數制的國會選制，更能選出年輕的國會議員。而在內閣制下，係由國會多數黨或多數聯盟組成，政府首長（總理）通常由國會中多數黨或多數聯盟中的議員擔任，若國會議員的整體年齡較年輕，由國會中選出較年輕之政府首長的可能性應該也會較高。換言之，在內閣制由國會多數產出政府首長的制度規則下，比例代表制既然可產生較年輕的國會，較年輕的國會則可能產生較年輕的政府首長。另外，從國會選制影響政黨體系與政府型態的角度來看，亦可找到此問題的答案線索。由於比例代表制通常會使國會形成各黨不過半的多黨制，通常須由兩個以上政黨共同組成聯合內閣，而領導聯合內閣的總理則由參與組閣之政黨中的某一政黨領袖出任。簡言之，比例代表制相較於相對多數制會使國會形成較多的政黨，國會中也會有較多的政黨領袖職位，年輕世代擔任政黨領袖的機會應該也會較高，在聯合內閣中出任政府首長的機會也可能因此提高。

本文初步發現在不同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兩者的制度組合下，形成了不同的機會結構，提供相同年齡的政治菁英不同的制度空間出任政府首長。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的貢獻在於指出何種憲政

制度較能反映世代交替，較能促進政治菁英的流動，更可提供「內閣制與總統制孰優孰劣」理論辯論的論據基礎。未來還有許多進一步值得探問的問題：首先，年輕政府首長的出線除了在一般直覺上反映了政治菁英的新陳代謝與菁英流動外，會不會因此關注的政策有所差異？年輕政府首長究竟會因為政治歷練不豐而導致較差的治理績效，還是會因為持有較不同的價值觀或較不一樣的領導風格而在民主治理上帶來較佳的結果？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可對「內閣制與總統制孰優孰劣」此一持續受到學界關注的議題提供新的論據。

其次，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類型除了內閣制與總統制外，尚有許多國家採行半總統制，年輕政府首長在半總統制下出線的機會與內閣制與總統制是否具有差異？而在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等半總統制的不同次類型中，年輕世代擔任政府首長的機會是否也有所不同？第三，除了本文所探討的民主國家外，在尚有民主政治的半民主國家中，年輕世代擔任政府首長的機會是否會因為憲政體制與選制度的不同而有差異？

最後，本文受限於資料蒐集時間和資源的限制，文獻中所提及的制度結構因素諸如政黨內部的提名辦法、政黨體系、乃至政府首長個人背景資料等並未能納入統計分析模型中，這也可能是本文分析模型的解釋力並未特別高的可能原因。本文認為，上述討論的議題和相關資料的蒐集，是未來相關研究者可更進一步探討和努力的方向，若能更全面性探討制度因素如何影響菁英流動和政府首長的就任年齡，相信更能預測不同體制的領導特徵和治理風格，並能累積比較政治研究領域相關理論知識和對實務運作的理解。

參考書目

Abrajano, Marisa. A. 2005. “Who Evaluates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by Using Non-Policy Campaign Messag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8, 1: 55–67.

Alesina, A., Traviss Cassidy and Ugo Troiano. 2019. “Old and Young Politicians.” *Economica* 86, 344: 689-727.

Bak, Daehee and Glenn Palmer. 2010. “Testing the Biden Hypotheses: Leader Tenure, Ag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6, 3: 257-273.

Barbuto, Jr. John E., Susan M. Fritz, Gina S. Matkin and David B. Marx. 2007. “Effects of Gender, Education, and Age upon Leaders’ Use of Influence Tactics and Full Range Leadership Behaviors.” *Sex Roles* 56, 1: 71-83.

Belschner, Jana. 2021. “The Adoption of Youth Quotas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9, 1: 151-169.

Berrefjord, Stine. 2005. “New Contexts for Youth Participation: Integrating Youth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in Norway.” in Joerg Forbrig. ed. *Revisiting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allenges for Research and Democratic Practice in Europe*: 103-110.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Bertocchi, Graziella, Arcangelo Dimico, Francesco Lancia and Alessia Russo. 2020. “Youth Enfranchisement,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and Education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the U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2, 3: 76-106.

Bertoli, Andrew, Allan Dafoe and Robert Trager. 2019. “Leader Ag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https://igcc.ucsd.edu/_files/great-powers/gp_ reading_bertoli.pdf.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1.

Blondel, Jean and Jean-Louis Thiébault. 1991. *The Profession of Government Minister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Cheibub, José A. and Fernando Limongi. 2002.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Regime Survival: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Reconsidered.”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 151-179.

Chiozza, Giocomo and Hein E. Goemans. 2004.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Tenure of Leaders: Is war still Ex Post Ineffici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3: 604-619.

Curry, James M. and Matthew R. Haydon. 2018. “Lawmaker Age, Issue Salience, and Senior Representation in Congres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6, 4: 567-595.

Dhuey, Elizabeth and Stephen Lipscomb. 2008. “What Makes a Leader? Relative Age and High School Leadership.”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7, 2: 173-183.

Dowding, Keith and Patrick Dumont. eds. 2014. *The Selection of Minister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Emery, Yves, David Giauque and Frédéric Rebmann. 2014. “The Slow Transformation of Swiss Federal Administrative Elit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0: 687-708.

Eshima, Shusei and Daniel M. Smith. 2021. “Just a Number? Voter

Evaluations of Age in Candidate Choice Experiments." in https://ssrn.com/abstract= 3704473.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1.

Fukuyama, Francis, Björn Dressel and Boo-Seung Chang. 2005. "Facing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2: 102-116.

Goerres, Achim. 2009.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People in an Era of Demographic Ageing." in Achim Goerres et al.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People in Europe*: 1-21.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Gulzar, Saad. 2021. "Who Enters Politics and Wh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253-275.

Henn, Matt and Nick Foard. 2012. "Young Peop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Britain." *Parliamentary Affairs* 65, 1: 47-67.

Hooghe, Marc and Dietlind Stolle. 2005. "Youth Organizations within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Systems." in Joerg Forbrig. ed. *Revisiting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allenges for Research and Democratic Practice in Europe*: 43-52.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Horowitz, Donald. 1990. "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 *Journal of Democracy* 1, 4: 73-79.

Horowitz, Michael, Allen C. Stam and Cali M. Ellis. 2015. *Why Leaders F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rowitz, Michael, Rose McDermott and Allen C. Stam. 2005. "Leader Age, Regime Type, and Viol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9, 5: 661-685.

Ilonszki, Gabriella and Andras Schwarcz. 2014. ”Hungarian MPs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90–2010).” in Elena Semenova. ed. *Parliamentary Elit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ecruitment and representation*: 54-73. New York: Routledge.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18. “Youth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in file:///C:/Users/USER/Downloads/en_-_youth_in_parliaments-web%20(1).pdf.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1.

Jacobs, Lawrence R. and Robert Y. Shapiro. 1994. “Issues, Candidate Image, and Priming: The Use of Private Polls in Kennedy's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3: 527-540.

Joshi, Devin K. 2013. “The Representation of Younger Age Cohorts in Asian Parliaments: Do Electoral Systems Make a Difference?” *Representation* 49, 1: 1-16.

Jones, Benjamin F. and Benjamin A. Olken. 2005.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3: 835-864.

Jones, Benjamin F. and Benjamin A. Olken. 2009.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2: 55-87.

Kjær, Ulrik. 2006. “The Mayor’s Political Career.” in Henry Bäck, Hubert Heinelt and Annick Magnier. eds. *The European Mayor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Local Democracy*: 75-98. Berli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Kenski, Kate and Kathleen H. Jamieson. 2010. “The Effects of Candidate

Age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40, 3: 449-463.

Krcmaric, Daniel, Stephen C. Nelson and Andrew Roberts. 2020. "Studying Leaders and Elites: the Personal Biography Approa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133-151.

Lijphart, Arend. 1993. "Constitutional Choice for New Democracie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237-25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inz, Juan J. 1990.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 1: 51-69.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90. "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1, 4: 80-83.

Mainwaring, Scott. 1993.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 2: 198-228.

McCann, Stewart J. 1995.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ge and Schlesinger's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1789-1992): When Younger Is Better." *Political Psychology* 16, 4: 749-755.

McClean, Charles T. 2019. "Does it Matter that Politicians are Older than their Constituents? Yes." in https://cpb-us-e1.wpmucdn.com/sites.dartmouth.edu/dist/d/274/files/2019/09/McClean-2019.pdf. Latest update 11 October 2021.

McClean, Charles T. 2021. "Does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tter? Yes." in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c69ae919d4149419f647fce/t/6112fb21be

9f387cf7f1bcdd/1628633890038/Does+the+Underrepresentation+of+Young+People+in+Political+Institutions+Matter%3F+Yes.pdf.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1.

McClean, Charles T. and Yoshikuni Ono. 2021. “Too Young to Run? Voter Evaluations of the Age of Candidates.”in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c69ae919d4149419f647fce/t/60db8fe371f8272293934817/1625001956803/How+Do+Voters+Evaluate+the+Age+of+Politicians%3F.pdf. Latest update 1 October 2021.

Mettenheim, Kurt von and Bert A. Rockman. 1997. “P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Democrac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ing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texts.” in Kurt von Mettenheim. ed. *P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Comparing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texts*: 237-246.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Pippa and Mark Franklin. 1997. “Social Repres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2, 2: 185-210.

Norris, Pippa. ed. 1997. *Passages to Power: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let, Jean-Benoit and William P. Cross. 2014. “The Selection of Party Lead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ilet, Jean-Benoit and William Cross. eds. *The Selection of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in Contemporary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222-239. New York: Routledge.

Poole, Keith T. 2007. “Changing Minds? Not in Congress!” *Public Choice* 131: 435-51.

Sartori, Giovanni. 1994.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Shugart, Matthew Søberg and John M.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avelis, Peter. M. and Scott Morgenstern. 2012.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in Latin America: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Peter. M. Siavelis and Scott Morgenstern. eds. *Pathways to Power: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in Latin America*: 3-37.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pisak, Brian R., Allen E. Grabo, Richard D. Arvey and Mark van Vugt. 2014. "The Age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Younger-Looking Leaders Endorsed for Change and Older-Looking Leaders Endorsed for Stability."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5, 5: 805-816.

Stepan, Afred and Cindy Skach. 1993.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an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Politics* 46, 1: 1-22.

Steyvers, Kristof and Herwig Reynaert. 2006. "'From the Few are Chosen the Few...'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European Mayors." in Henry Bäck, Hubert Heinelt and Annick Magnier. eds. *The European Mayor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Local Democracy*: 43-74. Berli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teyvers, Kristof and Lluis Medir. 2018. "From the Few Are Still Chosen

the Few?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European Mayors." in Hubert Heinelt, Annick Magnier, Marcello Cabria and Herwig Reynaert. eds. *Political Leaders and Changing Local Democracy: The European Mayor*: 79-108. NY: Palgrave Macmillan.

Stockemer, Daniel and Aksel Sundström. 2018. "Age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s: Can Institutions Pave the Way for the Young?"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 3: 467-490.

Todorov, Alexander, Anesu N. Mandisodza, Amir Goren and Crystal C. Hall. 2005. "Inferences of Competence from Faces Predict Election Outcomes." *Science* 308, 5728: 1623-1626.

Valbruzzi, Marco. 2021. "Party Leaders in Italy Between Person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Giulia Sandri and Antonella Seddone. eds. *New Paths for Selecting Political Elites: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Candidate and Party Leader Selection Methods*: 20-45. London: Routledge.

Valgarðsson, Viktor Orri. 2019. "Differential Turnout Decline in Norway and Sweden: a Generation of Apathy or Alienatio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42, 3-4: 270-295.

Van Liefferinge, Hilde, Carl Devos and Kristof Steyvers. 2012. "What's in a Name? Current Effects of Family Politicization on Legislative Candidates' Career Start in Belgium."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9: 219–228.

Waltz, Kenneth. 2018.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uters, Bram, and Hilde Van Liefferinge. 2017. “Does Family Politicization Affect Party Membership Activity? A Study of Four Flemish Parties.”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ization* 6 1-2: 19-20.

吳玉山。2011。〈半總統制：全球發展與研究議程〉。《政治科學論叢》47：1-32。(Wu, Yu-shan. 2022. “Semi-Presidentialism: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Agenda.”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 1-32.)

張榮富。2006。〈年齡對擇偶年齡與身高偏好門檻的影響〉。《中華心理學刊》48，3：275-289。(Chang, Jung Fu. 2006. “Aging Effect on Mating Preference Thresholds of Age and Height.”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8, 3: 275-289.)

張榮富、陳玫瑜。2012。〈年齡被接受度的性別差異—以年齡偏好的雙向配對擇偶模式評估〉。《經濟論文叢刊》40，1：119-146。(Chang, Jung Fu and Mei Yu Chen. 2012. “Estimating Gender Difference in Age Acceptance Rates in Mate Selection Using a Two-Sided Age Preference Matching Approach.” *Taiwan Economic Review* 40, 1: 119-146.)

蘇子喬。2020。〈憲政體制、選舉制度、選舉時程與政府型態—臺灣的個案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7，1：45-82。(Su, Tzu-chiao. 2020. “Constitutional System, Electoral System, Election Timing, and Government Type: A Case Analysis of Taiwa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9, 1: 45-82.)

附錄一　本文資料建立所檢索的資料庫

變項	資料來源
憲政體制	List of Countries by System of Government https://www.cs.mcgill.ca/~rwest/wikispeedia/wpcd/wp/l/List_of_countries_by_system_of_government.htm. Countries of Presidents 2022.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countries-with-presidents.
選舉制度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 ACE The Electoral Knowledge Network https://aceproject.org/regions-en?set_language=en.
法定參選年齡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https://data.ipu.org/age-brackets.
政府首長經歷	World Presidents, World Leaders by country, https://www.worldpresidentsdb.com/list/countries/. Emile Phaneuf (2010), Official Websites for Heads of Stat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1117183952if_/http://www.emilephaneuf.com/?p=164#.Vkt0i2j7Q2w. CIDOB Foundation, Contextualised Biographies of World Political Leaders, https://www.cidob.org/biografias_lideres_politicos/(filtro)/activos#.VGNX6BODPNw.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Leaders,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world-leaders-1/.

人類發展指數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Data (1990-2018), http://hdr.undp.org/en/data.
民主化分數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Report (1990-2019).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
人口數	The World Bank Database, Popul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start=1990.
政府首長所屬黨派	CIDOB Foundation, Contextualised Biographies of World Political Leaders, https://www.cidob.org/biografias_lideres_politicos/(filtro)/activos#.VGNX6BODPNw.

附錄二　本文探討之國家列表

國名	憲政體制	政府首長	政府首長之選舉制度	個案數
安道爾 (Andorra)	內閣制	總理	並立制（國會選制）	6
安地卡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2
阿根廷 (Argentina)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4
澳洲 (Australia)	內閣制	總理	選擇投票制（國會選制）	8
巴哈馬 (Bahamas)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4
巴貝多 (Barbados)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5
比利時 (Belgium)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8
貝里斯 (Belize)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4
貝南 (benin)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3
玻利維亞 (Bolivia)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5
波札那 (Botswana)	內閣制	總統 (註一)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4
巴西 (Brazil)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6
加拿大 (Canada)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5
智利 (Chile)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4

國名	憲政體制	政府首長	政府首長之選舉制度	個案數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8
賽普勒斯 (Cyprus)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5
丹麥 (Denmark)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6
多米尼克 (Dominica)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5
多明尼加 (Dominican Republic)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2
厄瓜多 (Ecuador)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4
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5
愛沙尼亞 (Estonia)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10
德國 (Germany)	內閣制	總理	聯立制（國會選制）	3
迦納 (Ghana)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4
希臘 (Greece)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9
格瑞納達 (Grenada)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2
蓋亞那 (Guyana)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4
宏都拉斯 (Honduras)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總統選制）	2

國名	憲政體制	政府首長	政府首長之選舉制度	個案數
匈牙利 (Hungary)	內閣制	總理	並立制（國會選制）	6
印度 (India)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4
以色列 (Israel)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7
義大利 (Italy)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5
義大利 (Italy)（註二）	內閣制	總理	並立制（國會選制）	6
牙買加 (Jamaica)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5
日本 (Japan)	內閣制	總理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國會選制）	5
日本 (Japan)（註二）	內閣制	總理	並立制（國會選制）	9
吉里巴斯 (Kirbati)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總統選制）	5
拉脫維亞 (Latvia)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9
列支敦斯登 (Liechtenstein)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5
盧森堡 (Luxembourg)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3
馬拉威 (Malawi)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總統選制）	1
馬爾他 (Malta)	內閣制	總理	單記可讓渡投票制（國會選制）	4

國名	憲政體制	政府首長	政府首長之選舉制度	個案數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s)	內閣制	總統 (註一)	並立一票制（國會選制）	8
模里西斯 (Mauritius)	內閣制	總理	連記投票制（國會選制）	4
墨西哥 (Mexico)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總統選制）	1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內閣制	總統（註一）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8
摩納哥 (Monaco)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9
諾魯 (Nauru)	內閣制	總統（註一）	Borda Count（國會選制）	9
荷蘭 (Netherlands)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4
紐西蘭 (new Zealand)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1
紐西蘭 (new Zealand)（註二）	內閣制	總理	聯立制（國會選制）	5
挪威 (Norway)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5
帛琉 (Palau)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總統選制）	4
巴拿馬 (Panama)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總統選制）	5
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內閣制	總理	選擇投票制（國會選制）	4
菲律賓 (Philippines)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總統選制）	3

國名	憲政體制	政府首長	政府首長之選舉制度	個案數
聖露西亞 (Saint Lucia)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5
聖文森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3
薩摩亞 (Samoa)	內閣制	總理	並立一票制（國會選制）	3
所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5
南非 (South Africa)	內閣制	總統（註一）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4
南韓 (South Korea)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總統選制）	7
西班牙 (Spain)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5
瑞典 (Sweden)	內閣制	總理	比例代表制（國會選制）	5
泰國 (Thailand)	內閣制	總理	並立制（國會選制）	3
東加 (Tonga)	內閣制	總理	兩輪投票制（國會選制）	2
千里達 (Trinidad and Tobago)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5
吐瓦魯 (Tuvalu)	內閣制	總理	兩輪投票制（國會選制）	7
英國 (United Kingdom)	內閣制	總理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國會選制）	6
美國 (United States)	總統制	總統	選舉人團制（總統選制）	5

國名	憲政體制	政府首長	政府首長之 選舉制度	個案數
烏拉圭 (Uruguay)	總統制	總統	兩輪決選制 （總統選制）	5
萬那杜 (Vanuatu)	內閣制	總理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國會選制）	9
委內瑞拉 (Venezuela)	總統制	總統	相對多數制 （總統選制）	2

註一：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內閣制國家中，國家元首(虛位的總統或君主)與政府首長(總理)是兩個分開的職位，但在少數內閣制國家中，如表中的波札那、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諾魯、南非，總統身兼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的角色，但這些國家的總統並非由人民直選，而是由國會選舉產生，通常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總統。國會可以透過不信任投票（倒閣權）迫使總統下台，總統必須對國會負責。換言之，這些國家的總統即相當於一般內閣制國家的總理，並同時擔任國家元首的角色，較為特別。

註二：義大利、日本、紐西蘭的國會選制在本研究的觀察期間（1990年-2019年）曾發生變動。日本原本採行單記非讓渡投票制，1996年起改為實施並立制；紐西蘭原本採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1996年起改為實施採聯立制；義大利原本採行比例代表制，1994年起改為實施並立制，2006 年又改回實施比例代表制。由於這三個國家的國會選制有變動，因此本表將這三國各分為兩列呈現。

附錄三　變項編碼說明

憲政體制	1. 總統制 2. 內閣制
總統/國會選制	1.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2. 比例代表制 3. 兩輪決選制 4. 單記非讓渡制 5. 混合制並立制 6. 混合制聯立制 7. 連記投票制 8. 並立一票制 9. 選擇投票制 10. 單記可讓渡制 12. Borda Count 13. 選舉人團制 描述統計表五編碼說明: 多數決: 1, 3, 4, 7, 9, 12, 13 比例代表制: 2, 10 混合制: 5, 6, 8 模型表七和表八編碼說明： 比例代表制: 2, 6, 10
政治經歷	1. 政治性經歷包括：副總理、副總統、閣員、地方首長、國會議員、國會議長、黨主席、政黨黨鞭、一般黨職、駐外大使、歐洲議會議員、國家元首、總理、地方議員 2. 非政治性經歷包括：專業人士（例如律師、記者、運動員等）、大法官、公司執行長（商人）國際組織主席或秘書長 3. 軍人 99. 無

附錄四　重要變項次數分配表

	次數	百分比
憲政體制		
總統制	90	24.7
內閣制	274	75.3
總計	364	100.0
選舉制度		
多數決制	208	57.1
比例代表制	102	28.0
混合制	54	14.8
總計	364	100.0
政黨派別		
左派	161	44.2
右派	143	39.3
中間派	4	1.1
無黨籍	56	15.4
總計	364	100.0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Age of the Head of the Government

Chiung-Chu Lin* Tzu-Chiao Su** Yun-Chu Tsai ***

Recent news reports of younger people becoming heads of government seem to imply that the age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is getting younger. As the chief political leader in a country, the head of government's age reflects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elite recruitment process, elites' mobility, and governance styles. If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ge difference of the head of government in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and parliamentary system, it means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provide politicians with varied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the head of government. Adopting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sks if there is an age difference amongst heads of government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with varied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electoral systems. If so,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al settings favor young political elites to become the head of government?

The findings show no evidence that the age of heads of government around the world is getting younger even though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ch kinds of news have often been reported by the mass media.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electoral system, a presidential system offers more space for young political elites to become heads of government than a parliamentary system. Th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gives young political elites more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the head of government than other kinds of electoral systems. By taking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electoral system into consideration, a combination of a presidential system with a plurality system enhances the chances of younger people to serve as heads of government than the combination of a parliamentary system and proportional presentation system.

Keywords: political i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system, electoral system, head of government, age